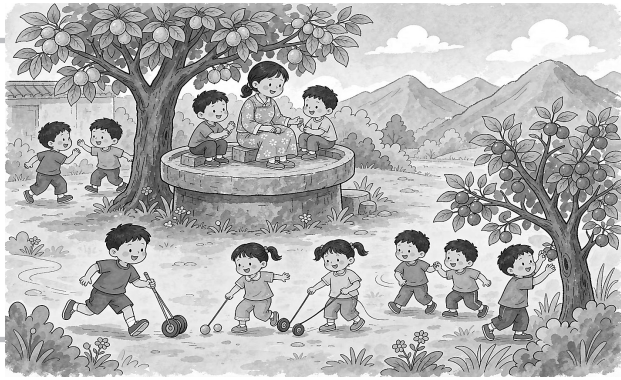


石碾静守故园春秋

旧影重现

兵营岁月 靶场青春

老家的院子有一个老碾,听父亲说,是爷爷在世的时候,一铁锤一铁锤打造出来的,那块石料是爷爷亲自在沟口一个叫磨石沟里发现的。当时家家都有一合石磨,爷爷是石匠,在工作时闲暇时,为自家做了一个石碾。



从我记事起,每年冬日暖阳的时候,也就是我家石碾最忙的时候,不是这家碾小米,就是那家碾辣椒,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就会在门前西南角那个平台上响起。特别在这个时候,小伙伴就会随着他们的父母一同来到我家院子,我就有了玩伴。但在大人们碾辣椒的时候,就将我们这些捣蛋鬼赶到我家院子里玩耍,不让我们到石碾眼前去,担心不注意时,将辣椒弄到眼睛里,那才是泪流满面,并且特别难受。那种痛苦我曾经在母亲一次碾辣椒时亲自品尝过。

石碾的西北拐坎旁,有三棵核桃树,有两棵就像一对亲姊妹相挤着生长,另外一棵离这两棵有20多米远,单独生长着。夏天,人们碾东西的时候,这三棵核桃树的枝叶刚好就像一把大伞支撑在石碾的上空,使得人们在石

碾旁来回走动根本感觉不到炎热。也同样给我们这些玩童在没有碾东西的时候,提供了一个玩耍的地方。小时候,我们不像现在的小孩有各种玩具,只能玩那些滚铁环、抓石子、爬树、下沟等一些游戏。碾盘就是我们抓石子游戏的好场地,石碾旁边是我们滚铁环的好去处,几个小伙伴一个跟着一个滚铁环,比赛着看谁滚的时间长。那是一种掌握平衡的问题,掌握得好,铁环在你手里就能随着你的步子能快能慢;掌握不好,过快,人赶不上铁环;过慢,铁环就会站不稳,容易倒地,无法前进。

石碾的南边有一棵碗口粗的梅子树,长得并不高,有三米左右。每年到麦子正黄的时候,梅子挂在树枝上特别显眼,黑里透红的颜色,吸引

着人们的眼睛,惹得人们不由得伸手摘下一枚,送进口里,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伴随着那股酸甜的味道,使得人们瞬间感受到人间的美味。

由于老院子的年久失修,在岁月的风雨中终于完成了它的责任和义务,但石碾就像无法消失的记忆,孤独地坚守在原来的地方。就像老一辈人一样,还在静静望着门前小路,听着门前常年潺潺而鸣的溪流,看着天空飞走的云朵,看着天空展翅飞过山梁的鸟儿们,盼望着有那么一日那些飞去的鸟儿们“叽叽喳喳”地飞回来,在院子周围,石碾前边欢唱着,有儿童重新拾起已经落满灰尘的铁环,那“刺啦刺啦”的铁环的声音,又在石碾的周围响起。我多想再次让母亲拿着树条追赶的那种母爱。

【陕西·商洛】李翰儒

1986年11月,我入新兵教导团。三月集训中期,始习五十四式冲锋枪。连长讲授结构与射程后,预习分三步向靶纸推进:先卧姿二百米,再跪姿一百五十米,最后立姿百米瞄准。

数回空弹预习后,为检验成效,某周六晨操毕,我们速进早餐。后勤携炊具,文书带靶纸,卫生员挎药箱,随连长赴十里外靶场实弹射击。按班排顺序,自弹箱领三十发子弹,装满弹匣,各就靶位。听班长号令,统一卧倒瞄准。一声“射击”,众人以食指扣环,同步点射,靶场嗖嗖声起,坑道里屡报十环八环,记入靶册。

全班信心倍增,闻班长传令:末项改连射!旗动令出,我们视靶纸如敌寇,满怀狠劲扫射而去。刹那间,靶纸似花蕊绽开,密布枪眼,却无一十环上报,班长颇恼,终未责罚。

此乃全班首次实弹射击,末项连射过足枪瘾,奈何成绩垫底,给排里拖了后腿。

【江苏·盐城】王开顺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【投稿邮箱变更通知】

本版自即日起启用新投稿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原邮箱已停止使用。感谢各位读者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,期待您的来稿!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47

杨玉琼没想到,她自己一生气,话竟说得这么流畅,意思表达得这么明白,连阎芳州都惊讶了:“玉琼,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,说得我都递不上话了。”

杨玉琼发狠声说:“不用你管,你麻溜走,以后别再来了!”主人现已送客,阎芳州不好赖着不走,但既然决心下定,就没有回头路可走。他想起家乡的一句话:“猴不跳圈——多筛锣”,多下些功夫就是了。但转念一想又不妥,怎么能把杨玉琼比作猴子呢?她可是自己的心上人呀,怎么能使用这些亵渎的俗语呢?现在,阎芳州对杨玉琼是发自内心的爱怜,爱怜的同时还有一份

责任。他不是不喜欢范兰枝,根据自己的观察,听杨玉琼等人的介绍,以及和范兰枝谈恋爱期间的接触,他评价这是一个内外兼修、秀外慧中、百里挑一的好姑娘,自己能与之恋爱并与之结婚,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范兰枝也喜欢他,甚至付出了几年时间的等待,进行反复的比较和选择。短暂的接触,两人的情感就已升温,就在要陷入爱河的时候,不幸的消息传来,牛幸娃在抢险中为救战友牺牲了,杨玉琼成了孤儿寡母。杨玉琼天天以泪洗面,精神恍惚痛不欲生,也牵动着阎芳州的心。许多战友都以各种方式帮助杨玉琼母子,而自己能为她母子俩做什么呢?他苦苦思索,难道就是送去几句安慰的话吗?就是去表达一下同情吗?他去过几次,说过几次,但觉得意义不大。今后玉琼和会会的路还很漫长,遇到的艰难

困苦还会很多,只有陪伴母子俩跋涉一生才能全力相助。陪伴玉琼母子一生的人选,谁最合适呢?当然是阎芳州自己。听说慕古秀也找杨玉琼表示过这层意思,认可不娶大秀,也要担起牛幸娃留下的这副家庭重担。成与不成暂且不论,此中体现的战友情确实让人感动。难道自己还不如慕古秀吗?况且杨玉琼是个他内心非常喜欢的女人。以前,对这个女人再好,他在内心也只用“喜欢”这个词,而不用“爱”这个词汇。因为杨玉琼已和牛幸娃成家,是牛幸娃的妻子,自己已失去爱的权利,此时说自己多爱这个女人,就是不道德的。但是,牛幸娃牺牲了,杨玉琼失去了婚姻的束缚,在法律和情感上都成了“自由人”,对这个“自由人”,自己有了爱的权利,可以充分表达爱的意愿。尽管也有点顾忌,顾忌牛幸娃牺牲时间不长,就

来追求他生前的妻子,对烈士会不会不尊重?但很快就否定了这种顾虑,想到烈士在天之灵也会希望有人接过这副家庭重担,把他的妻子照顾好,把他的儿子抚养好,不让他们孤苦无助。自己如果这样做,正符合牛幸娃烈士的心愿,他怎么会怪罪自己呢?于是他就越发下定了娶杨玉琼为妻的决心。

阎芳州反复掂量过,觉得自己执意追求杨玉琼,对她的爱还是第一位的,他爱这个女人的美貌,虽然个头低一些,但小巧机灵;他爱这个女人的才艺,小小年纪就成了少年宫芭蕾舞“明星”和支队宣传队的台柱子;他爱这个女人的单纯、纯洁和内心的纯净,历经挫折也不改对生活的热爱;他爱这个人的善良,处处将心比心,替别人考虑,甘愿自己受委屈。

待续